



公和文存

(文化·思想·记忆)

毛喻原作品

疾病的哲学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

公和文存

(文化·思想·记忆)

疾病的哲学

毛喻原◎著

 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疾病的哲学 / 毛喻原著. --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,

2017.7

ISBN 978-7-5443-7307-4

I. ①疾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3967 号

疾病的哲学

作 者: 毛喻原

监 制: 冉子健

责任编辑: 孙 芳

执行编辑: 晏一群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蔡爱霞 鄢亚楠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总社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: 570216

北京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

电话: 0898-66830929 010-64828814-602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5.5

字 数: 105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7307-4

定 价: 3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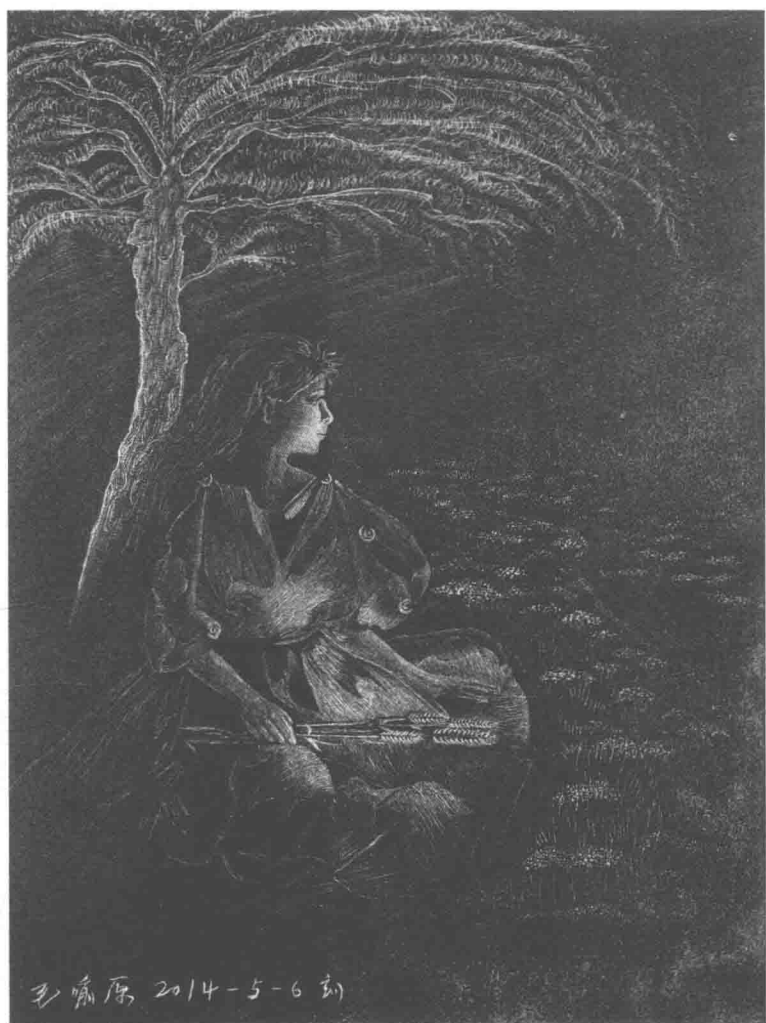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序言

我曾经以开玩笑的方式对朋友说过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应该切记，有三种人的话要特别小心，尤为儆醒：一是医生，二是教师，三是家长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医生也许根本不知疾病更深层次的诱因，因为大多数教师说不定还是徘徊在真正知识殿堂大门外的学童，因为大多数家长可能仍然是没有成熟的孩子。

我想再次重申：自身（身体）是不会错、不会病的，错的、病的总是自我，是自我让自身出了错，犯了病。尽管在此我们又碰到了汉语用法上经常会出现的麻烦，汉语的“自我”与“自身”是容易混淆、不易区分的，但我还是想特别加以说明：“自我”指的是“我”的思想、观念、意识、想法、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的状况，而“自身”指的是“我”的身体，是造化、自然赋予“我”的一个肉身文本，且该文本皆具一种上帝恩赐的正常格式。如果人的意识在其上书写正常的内容，身体



木刻版画《树下的少女》 毛喻原作品

就会正常。否则，就是不正常。轻度的不正常叫偏差，严重的不正常，就是病。但奇怪的是，明明是我们的意识、思想、观念、精神让我们的身体生了病，我们不但不去意识、思想、观念、精神的层面寻找原因，反而一味地按倒身体整，对倒身体医。不但不去走自然疗法、顺势疗法、话语疗法、暗示疗法、心理疗法、灵性疗法的主路，反而像中风式地只知道在医院、医生、药物、手术、巫术的辅道上狂奔。这情形就好比，汽车的指示灯亮了，我们不去查看水箱、油箱，不去检查发动机、油路、电路、刹车装置，而是去拆卸指示灯，检修仪表盘；烟雾报警器响了，我们不去寻找火源，而是去关掉报警器。这实在是愚蠢之至、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仿佛以下的说法并非故意夸大、耸人听闻之词，而是点到精准的确诊：也许，我们皆生于无知，活于无知，死于无知，当然，也更是病于无知。

无知是由于我们的脑袋被上了夹板，意识被严重蒙蔽，眼睛没有完全睁开，盯着芝麻，不看西瓜，或者根本就分不清楚什

么是芝麻，什么是西瓜，甚至干脆就把芝麻当成西瓜。脑袋没有彻底开窍，盯坑洼，不看星辰；迷沟壑，不思峰顶，或者脑袋被拧成了麻花，动弹不得，震荡不成，稍一改变，就成粉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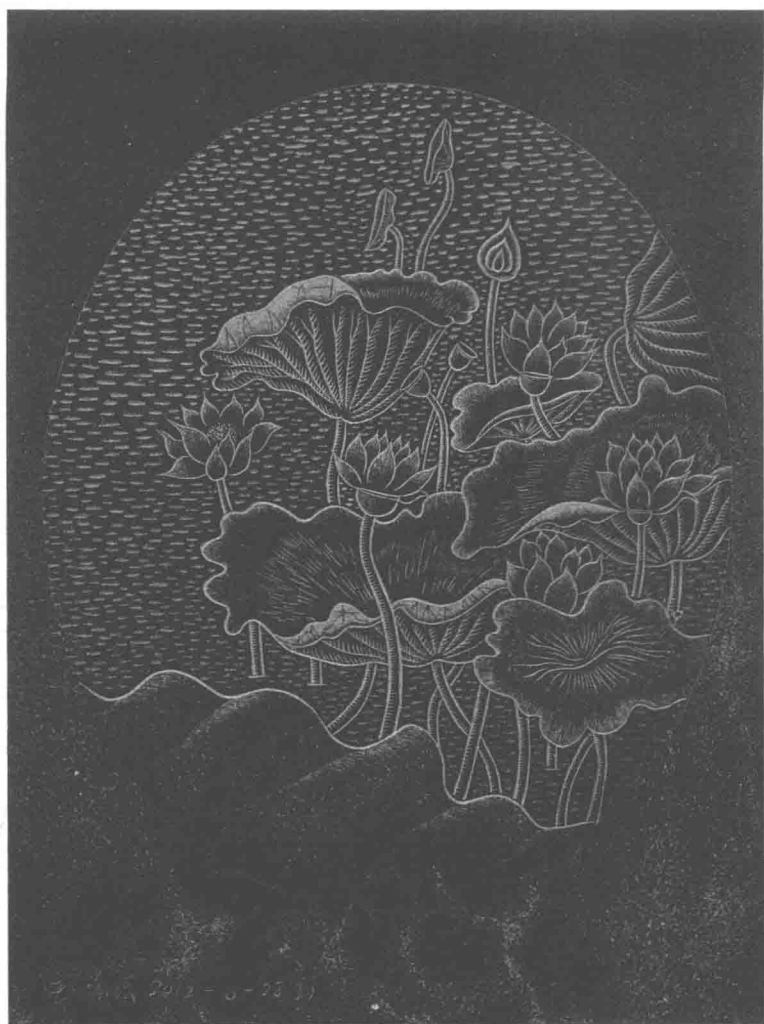
无知是由于我们截断了污泥与彩云的连接，要么全是污泥般的颓废、粗俗、卑鄙、匪气，要么全是彩云般的迷蒙、虚幻、苍白、贫血，就是不能让污泥与彩云通过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灵连接起来，贯通起来，形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。不能使我们在污泥时，梦想彩云的天空；在彩云时，不忘脚跟的污泥。实际上，所谓不病的人，比较健康的人，就是总能让污泥与彩云连线的人，总能把污泥与彩云的比例弄得恰到好处的人。

实际上，治病医病的康庄大道是存在的，就在那儿摆着。只要跨越固有的偏见，突破习惯性思维的围堵，冲出陈腐观念的樊笼，它就会给我们提供无数的或然与可能，展示一个巨大的空间。只是人们睁眼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弃而不用。我

认为，治愈的正道应该是，也只能是：从精神→身体→医院→医生→药物→手术，而不是相反：从手术→药物→医生→医院→身体→精神。我经常在纳闷：明明有大道在那儿摆着，人们偏不走，却非要走弯弯拐拐的羊肠小道，而且开的是破车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

身体不会病，是自我让其病。更准确地说，是我的意识、我的思想让身体生病。所以，任何身体的保险，如果没有保上精神险，都是白搭，等于是做无用功。也就是说，身体险的有效性是以精神险的参保与否为其前提条件。没有精神险的身体险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疾病就其本质来说，是意识的内容、精神的故事。健康是个双保险概念，身体险加精神险。尤以精神险为重，因为不病或治病的真正良方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手术、药物，而是尽量宽广的意念，尽量纯洁的思想，尽量顺应自然的规律，契合天地的节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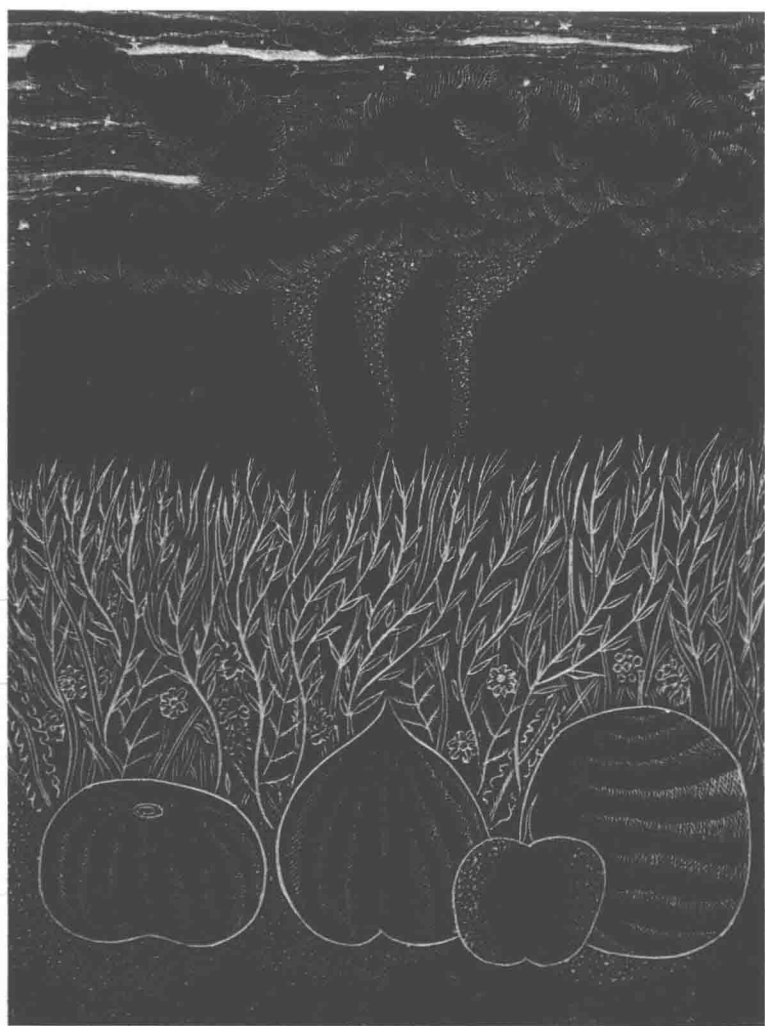
前不久，我还对一位患病的朋友讲过：实际上，一切的药



木刻版画《大荷花》 毛喻原作品

物、手术、医院治疗都是辅助手段，主要的途径应该是意识的梳理、思想的澄明和观念的校正。也就是说，治愈是意识中的事情，它永远是一则心灵的故事。是对生活本身的确诊寻药，救助治愈。

我认为，生病并不可怕。但只要我们自己能成为我们自身一切事务（包括我们患病的特殊时期）的主宰，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给我们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，不把我们的责任全部推诿给我们自身之外的所谓客观的原因，疾病就会成为一桩我们自己可以承接、应对、处理的事务。实际上，只要我们没有被生活的环境所污染、所误导，我们对为何生病的线索就是心知肚明的，我们自己都能理清楚，我们的病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对我们的病就有某种内在可梳理的预感。同时，对化解疾病的路数大体上也会有一个轮廓清晰的预案。不过，悲剧的是，一般说来，由于固定思想的误导，环境的裹挟，我们早已丧失了这种预感与预知的能力。我们对自己的疾病多半已没有



木刻版画《圣果》 毛喻原创作品

任何自我可以把控的自主性可言。

我深知一个严重的事实：我们似乎先天就处在了一个易患病而又不易治愈的境地。因为我们先天就缺乏必要的思想资产和灵性资源。我说的是那种能够让人倾心、理解的思想叙述，而不是那些大而化之、不得要领的玄虚秘符。也就是说，要想受益于治病的正途——自然疗法、顺势疗法、暗示疗法、心理疗法与灵性疗法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自身的条件，对我们极为不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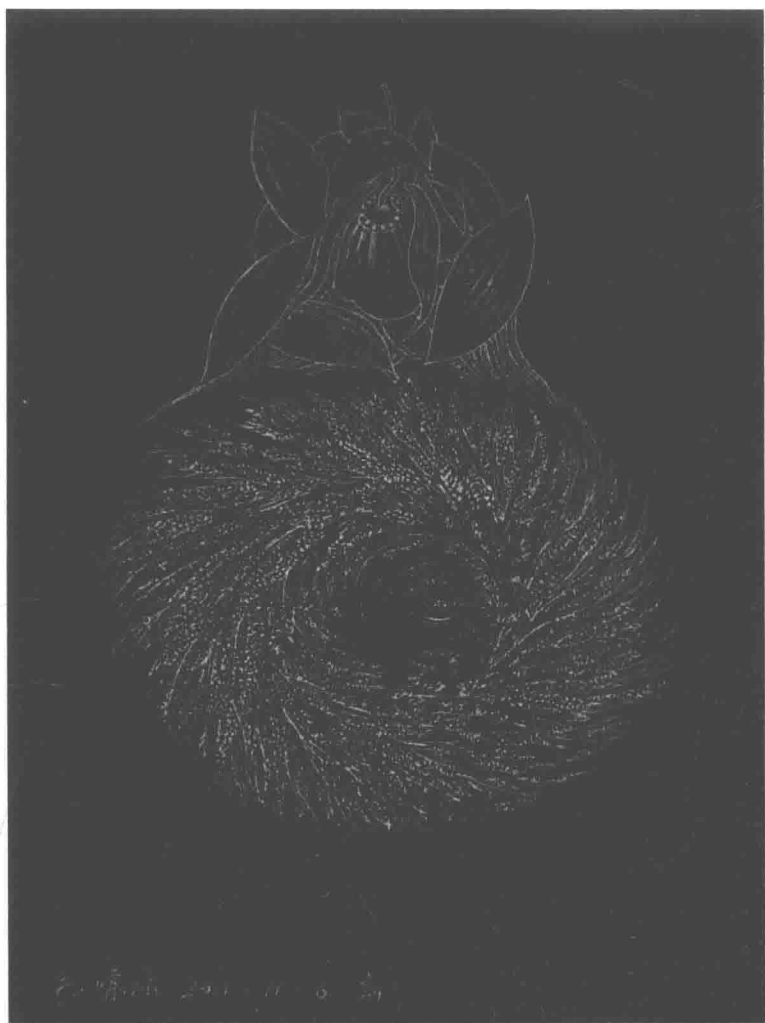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先天就缺乏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而后天又在不断地剔除很多东西。而缺乏和剔除的，全都是保证我们的生命正常和健康所必需的。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，我们真的就成了唯身体但又不能理解、不会善待身体的身体主义者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精神进化不充分、不彻底，意识凋敝、观念荒芜、思想闭锁、视界缩窄的人，是无法通过精神的检索、思想的探源、观念的辨析来医病疗伤、治病救人的。因为我们缺乏思想

的资源，不知诸观念的关联，更不明白意识之无意识化的调控机理。无思想积累和精神资源的个人，肯定无从谈起个人的成熟、个人的独立，更无从谈起个人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背景只能产生歪歪倒倒、不能用自己的双脚来站立的人，只能产生无数不能自控，不能自主的家伙。结果，一生病，心头就没有底，没有谱，只能把本该由自己来担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拱手交给别人，交给医院、医生、药物、麻醉师、手术室、护士，甚至保姆。即把病患的身体交付出去，任由别人来处置、来主宰。其实，这和他们生病前的情况是一样的，永远抹去了自己应该担当和承受的责任。这责任就是，不断地审核自我，不断地校正人生，不断地查寻“三商”是否齐备？“五系”是否并联？“七价”是否连线？存在的身与源泉的灵是否连通？

在我看来，我们的医学专家、医学院教授——更不要说一般非医学专业人士和患者本人了——对疾病的理解是表皮和肤浅的，他们仅对疾病的生理、生化病理学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

探讨，也许只涉及疾病的近因、浅因和枝节因，而对疾病与形而上学、哲学、宗教、心理学、意识理论的关联却少有基本的连接与猜想。如果我们迷信那些健康长寿专家、那些患有科学控的医学教授，听他们的口气，似乎他们已把生命、身体的奥秘弄得一清二楚，巨细无漏，仿佛如神明。殊不知，这实属一种狂妄，是因为受限、受蔽导致的无知使然。实际上，作为一种常识，每个人都应该清楚：与我不知和应知的相比，我们已知的东西实在是少得汗颜，少得可怜。就我们的身体而言，情况更是如此。所以对疾病，我们切不可妄加断语，乱下结论，哪怕这涉及所谓科学的断语和结论。因为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或不能列入科学范畴的东西相比，实属九牛一毛，沧海一粟。所以，对疾病的态度和对生命本身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，即只能端以谦虚之态，抱以敬畏之心。任何轻狂、鲁莽的处置风格都是不可取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
面对当下的实际情况，我认为，疾病的心理学、形而上



木刻版画《麦子》 毛喻原作品

学、宗教哲学的追溯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必需的。因为现实的诊疗手段、医治方式似乎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我曾经对我的朋友调侃地说过：“我的梦想是让医生失业，医院关门，药厂倒闭，健身房消失。”有人说：这梦想太过无情，太过残酷。我认为：不。其善良的动机就如同期望世界上没有军队和监狱一样美好。请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医生，没有医院，这世界是何等的人道，何等的美妙！不过，这仅仅是梦想而已。

我非常痛心现时的人们只知道明确的病症，却不知真正的病因。当然，写出本文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去拯救、医治别人。其首要的目的意在拯救、医治自己。我始终坚信：**人生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们终身去关心与争取的，这就是：身体的不病和心灵的不变态，或者说不那么过分地变态。这是个人政治的最低纲领，是个人存在不可逾越的底线。如果说这两件事情没有做到，没有做好，那就不要去奢谈其他，比如，所谓的事**

业、体面、荣耀、成功。

我认为，一个人首先应去关心的是他自己，应去拯救的也是他自己，此乃人生的头等大事。就像自我关心是真正的关心一样，自我启蒙才是真正的启蒙，自我拯救才是真正的拯救。其他的其实都是不着边际的表面文章。我经常在想：要是一个人把自己给侍候、服侍好了，他就不需要别人来侍候、服侍了；要是一个人把自己给安顿、安排好了，他就不需要别人来安顿、安排了；要是一个人自己把自个儿的革命给革了，他就不需要其他革命了。

在一个荒诞的地方，与其说人们在适应社会，不如说人们在适应自己的不适应；与其说人们在生病，不如说人们在把生病当作宗教来发挥其作用，被迫择其来作为意义的替代。因为没有其他的悔过方式，其他的救赎之道，就只有通过疾病来抵偿这种悔过与救赎。这就是为什么病会如此疯狂的理由，为什么病会如此嚣张的原因。